

立春一过,虽然风里还有寒气,时不时地对人的身体来个偷袭,但已不占上风,因而柔软的风成为春天的主角,舒爽的感觉很快就要来了。真的希望这样的感觉瞬间而至,我也明白,这是许多人的期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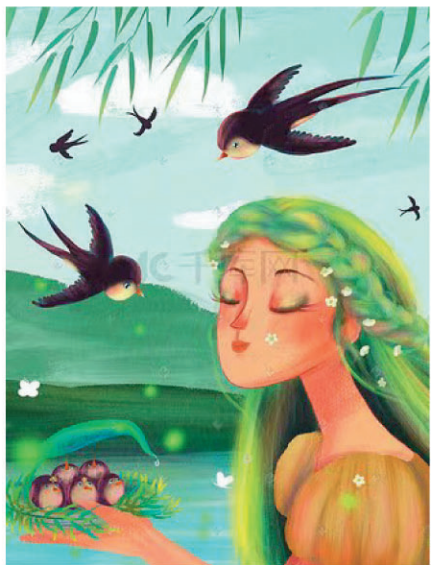
早上,人们都喜欢出去走走,呼吸新鲜空气,迎接第一缕曙光的升起。冬天的时候,因为太冷,偶尔还会自找借口睡个懒觉。冬天的冷,让人望而却步,错过了与清晨阳光的约会。

人们期盼春天,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,就是等天暖和了就可以出去转转了。不只是老年人,青年人也是这样。春天来了,大家就能和阳光有个约会,身体也能舒展开来,心情也会变好。真可谓,期待在春天,释放在春天,人生的快乐更在春天。

走在街上,迎面而来的风,我感觉没有那么刺骨,温和了许多,好似真的有了一点春天的味道。气温高了,穿的衣服也少了,走起来轻松多了。只是偶尔,那被逼而退的寒气还会趁机偷袭,让人们对过去的季节来一个温习,刚脱掉的衣服再重新上岗。只是寒气还没站稳脚跟,就被春天的主旋律击退,和煦而温暖

初春的期待

文/孙志昌



又回来了。

虽然春天已经在身边了,但感觉它的脚步还是很慢,好像在抗争着什么,又好像在留恋着什么。但不管怎样,春天的脚步还是会坚定地向前走,给我们带来温暖。

初春里,街上的一切好似蕴藏着很大的能量,期待着精彩的绽放。散步真的是个很好的健身方式,可以让身体放松,变得更健康。

初春的气息,好似一朵期待开放的花朵,将最美的形象呈现,装扮我们的生活,把美好留给人们。爱好生活的人,欣赏着这份美好,更加热爱生活,热爱人生。

初春的季节,人们看不到满树的花和绿,也不会听到那悦耳的鸟鸣,更看不到万紫千红的百花盛宴。但我们知道,肯定会看到的,并且很快就会到来。有了这么明媚的春天,我们就有机会走出去走走,实现心中的那份期待。

一切美好的事物,最好的时节就是在它的萌芽阶段,虽然还没有成熟丰硕,但它正朝着极盛发展,给人以悸动和盼头。就像这初春一样,它不仅仅是春色,更是一种希望、一种蓄势待发的姿态、一种充满朝气的人生!

盛满父爱的花灯

文/诸葛保满



我所生活的小城常常在元宵节举行大型花灯展,流连在那些如花瓶、似纸扇,既有龙虎鼠牛等生肖萌动造型,又有牡丹桃李等百花争肖形态的花灯海洋,真令人叹为观止。每每此时,我便想起了孩提时代的元宵节,回想起了那盏独特的竹制花灯。

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。在村里,元宵节也有舞龙、舞狮子、放鞭炮等活动,但是对城里的大型元宵民俗文化活动来说,那只不过是冰山一角、九牛一毛而已。特别在还没有通电的孩提时代,村里的元宵节之夜是非常静谧的。那个时代的元宵节之夜,村里的小伙伴唯一的乐趣便是在一轮明月之下,各自提着自制的花灯,在村巷中玩耍、疯跑,比比谁的花灯大、谁的花灯亮、谁的花灯漂亮,也算是给元宵之夜增添了一丝气氛。

十岁那年的元宵节,我正准备提着自己胡乱制作的纸花灯跟小伙伴去村巷里玩耍,父亲叫住了我,抢下了我手中的纸花灯。在我纳闷之际,父亲从房间里拿出了一盏竹制花灯。花灯用村里常见的竹子做素材,选取其中一节高度约八厘米、直径约五厘米的竹筒,将外层用砂纸漆得干干净净、光滑滑滑,竹筒壁上烙了大小不一的小圆孔,组合成“巨龙”和“北斗七星”两个图案,顶端还有一个雨帽状的竹编灯罩。父亲把一小节燃着的蜡烛放进竹灯之内,我提着小花灯行走在巷子里,既能照明又能防风。特别是在烛光的映照下,竹筒壁上的“北斗七星”忽闪忽闪,简直就是天上的星星。那条“巨龙”随着步伐的变换更是忽上忽下、忽左忽右,好像是在有序的鼓点指挥下,不断穿、腾、跃、翻,竟像真人舞龙一般,展示着龙的精气神,引来小伙伴们啧啧的赞叹声和羡慕的眼神。

后来,我才知道父亲并不是能工巧匠,只是一个少言寡语的农家汉,一年到头一复一日地日出而作日落而休,所有的精力都忙着从土里刨食来养家糊口,根本听不到他说“爸爸爱你”的话语。他制作竹制花灯的时间都是在忙完所有家事的晚上,就着昏暗的煤油灯,用砂纸一遍一遍将竹筒光滑,用烧红的铁丝慢慢烙圆孔,稍有不慎,高温的铁丝便会烙伤他的手。真的难以想象,父亲制作这样一个精致的竹制花灯,到底耗费了多少个夜晚,牺牲了多少休息时间,手上被烙伤多少处,又有多少根竹篾丝扎破了他的指头……所有这些,汇成了一份沉甸甸的父爱,给了我一份独特的礼物,超越了千千万万句“爸爸爱你”。

沧海桑田,世事轮回。而今,父亲早已逝去,那盏盛满父爱的竹制花灯早已湮没在时光的隧道里。但是,每当我在五彩缤纷的花灯海洋里听着欢快的乐曲,看着灵动的花灯,默念着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的诗句时,仿佛看见父亲正提着那盏精致小巧的竹制花灯微笑着向我走来。



春天的宣言

文/吴华中

遥远的天空,雪花
像一根根轻羽,向低处飞行
此刻,这样的场景尤其美丽
于是,关于春天的词语
乘风破浪,深入我诗歌的海洋
南窗外,是清脆的阳光,蹦蹦跳跳的孩子
我没有来得及细听,冬眠后刚醒来的小兽的吼声
——春天就开始了
春天对我意义重大
雪还在下,我们共撑一把伞
——谈青春和理想
和那个并不遥远的春天的宣言

初一到十五,天天有“村晚”

文/赵盛基

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,天天可以看见“村晚”。

我们村每年的“村晚”从正月初一开始,每天晚上演一出戏,直到元宵节收官。那时候,每到冬季过了农忙时节,许多村子都会排一出大戏,挨个村交换着演。我们村排的是吕剧《刘胡兰》,在大队会堂关门关窗排练。我和小伙伴们扒着门缝往里看,却怎么也看不见,急得像猴似的上蹿下跳。

终于等到了初一,我早早扛着板凳到广场上占位。晚上,汽灯点亮,锣鼓声响,大幕拉开,演出正式开始。首场演出必定是本村的《刘胡兰》,一是让村民先睹为快,祝福新年,二是接受村民检验。扮演刘胡兰的女演员扮相俊美,唱腔甜润,人人喜欢。当演到她被动派用铡刀铡死的时候,许多观众都流下了热泪,我也泪流满面。

第二天,碰见“刘胡兰”的妹妹,小伙伴问她:“你姐姐真死了?”她非常生气地说:“你姐姐才死了呢。”回家后,我不解地问姥姥:“刘胡兰不是被铡死了吗?她妹妹怎么说还活着?”姥姥笑了,说:“那是演戏,真刘胡兰是被坏蛋铡死了,可她姐姐是个演员,要是真被铡死了,谁还敢演?”

我们村的《刘胡兰》闻名十里八乡,换来的戏很多,记得有《三世仇》《槐树庄》《朝阳沟》……进入上世纪70年代,样板戏多了起来。记得有一年,姨父从青岛回来探亲,他是京剧票友,演出开始前,自告奋勇清唱了好几首样板戏选段,赢得了阵阵掌声。

正月十五,小伙伴们打着灯笼,猜着谜语,迎来“村晚”大结局。卸妆后,演员们又要准备新一年的农忙了。

后来,电视普及,“村晚”渐渐淡出了乡村舞台。再后来,央视“春晚”亮相,我们村的“村晚”彻底停演。回想起来,“村晚”给我的童年和少年带来了难以忘怀的欢乐,我挺怀念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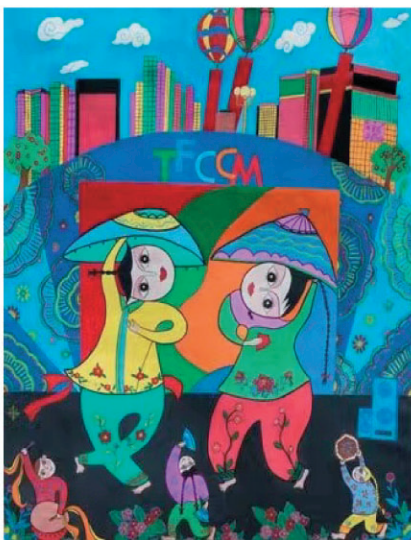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拿出一挂鞭,准备吃早饭前燃放。这是老家的习俗,说是为远行的人祈福。

鞭炮声此起彼伏,旋即又是无边的寂静。整个村庄被昨夜的一场小雪覆盖,一片雪白。寒风吹散的爆竹,点染了这一色的色调。空气中好像多了一些别离的味道。

“年轻人走得差不多了”,父亲说话时的语气和他们当初离开时一样,无奈,不舍,“这个村子就只剩下些年弱的老人”。

他们看着这个村庄一点点长大,如今又看着它一点点老去,有的在它老去之前就已经老去。听起来,有点绕,和村子里的辈分一样。“出去挣钱是好事”“好男儿志在四方”,给了老人些许安慰。这几天,年轻人陆续赶了回来,村庄好像又活了过来,但也只有短暂的七天,可能还会久一点。

“你家孩子回了没?”年前村里老人见面时最爱问的一句话,已经和买年货、吃团圆饭一并成了春节的符号。“昨天就回来了”和“我家孩子考上大学了”一样令人羡慕。孩子要是不回来,老人就不太愿意出门,一是心里不高兴,觉得这年没什么盼头,二是怕别人问,问到了还不知该怎么回答。其实别人也尴尬,他们也不知



灯火闹元宵

文/吴婷



鞭炮送新春,灯火闹元宵。农历正月十五是元宵佳节,历朝历代关于元宵的诗词,不胜枚举,而描写元宵之夜游玩观灯的篇章更是比比皆是。

风流才子唐寅的《元宵》中“有灯无月不娱人,有月无灯不算春”将元宵观灯的习俗摆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。

“玉漏铜壶且莫催,铁关金锁彻夜开。谁家见月能闲坐,何处闻钟不看来。”这首《上元夜》写出了元宵节人们通宵达旦,流连在街道长廊之间,观看花灯的情形。这里说的上元节其实就是元宵节。上元节源于道教的“三元说”。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,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,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。

“袿服华妆着处逢,六街灯火闹儿童。长衫我亦何为者,也在游人笑语中。”诗人元好问的《京都元夕》与唐人张祜的“千门开锁万灯明,正月中旬动地

元宵,是继除夕之后的又一次高潮,是一次激情的释放,是向春天征发的彩排。

“三十的火,十五的灯”,在家乡,只有在锣鼓、灯火、烟花、鞭炮、呐喊中,酣畅淋漓、血脉贲张地来一次激情的龙之舞,春节才算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!

周老伯,是当地扎龙灯的老艺人。一方人养一方艺,除夕刚过,他就备好竹、木、布、纸、灯、烛,全身心投入手工制作中,扎龙头、制龙身、绑龙尾,糊彩纸、绣彩绸、装彩灯,不舍昼夜之下,一条紫红色的巨龙呈现在乡亲们面前,活灵活现,神态逼真,熠熠生辉,如果点上眼睛,真担心它随时会冲天起飞。

扎好的“龙”,被供奉在当地香烟缭绕的龙王庙里!

转眼一晃,正月十五到了!当鲜红的日头刚露出脸,庙前已是张灯结彩,人潮涌动。请“龙”仪式开始了!一时间,鞭炮齐鸣,锣鼓喧天,周老伯手握彩笔,在众目睽睽之下,为“龙”点上了眼睛,一刹那,它仿佛苏醒了,活脱脱真龙降世,引来一片惊呼。舞龙的后生们,一个个气宇轩昂,头扎紫巾、身着黄绸、腰束红绸、脚踏皂靴,仿佛从年画里走出的人物。

一出庙,巨“龙”追着猩红的宝珠,如猛龙过江,似狂蟒出洞,开始了腾飞、狂舞、遨游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乡间长大的后生,皆是舞龙的好手,龙灯撑在他们的手里,时而昂冲碧霄,时而俯冲大地,时而九曲回环,时而翻江倒海……每到一处,鼓乐震天,电光火石,那“龙”狂舞在阵阵硝烟里,好似腾云驾雾一般,龙的传人们,恰似处在海市蜃楼一般的仙境。

是日,十里八乡,大村小庄,皆是“龙”的故乡。登山而瞰,只见一条条红色的、金色的、紫色的“龙”在天地间舞动、在清溪里潜游,让人恍惚身处远古的神话世界!

偶尔,两条“龙”狭路相逢,各不相让,后生们凭着一时意气,开始争输赢。好戏开场了!青穹漠漠,大地返青,两条龙开始了斗舞,各显神通,昂、俯、冲、翻、腾、旋、盘、缠、戏……技艺之湛、力量之美、气势之宏,让观者大呼过瘾,拍手称快,交口称赞。一场“表演式”的比赛过后,双方后生开始熟络起来,渐渐地,“二龙相斗”变成了“二龙戏珠”,熙熙攘攘间,乡情更浓了。

京。三百内人连袖舞,一进天上著词声。”描绘了京城元宵夜处处一片欢声笑语,热闹非凡的景象。家家户户灯火辉煌,人们载歌载舞,大街小巷游人如织。

众多诗词里,我非常喜爱辛弃疾的《青玉案·元夕》。也正因这阙词让我知道了元宵节也是情人节。在古时,元宵夜游玩观灯是青年男女交友相会的好时机。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,灯火阑珊处。”字字读来,别有一份诗情画意;细细品味,一阵青涩的柔情暖意扑面而来。少年时候情窦初开,总是为赋新词强说愁。这一句词不断地被我写在日记本的扉页上,与青春的记忆一起存活。

“去年元夜时,花市灯如昼,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。今年元夜时,月与灯依旧。不见去年人,泪湿春衫袖。”欧阳修的《生查子》,令人愁肠百结,思念苦闷。人生总有悲欢离合,今年此时与去年那刻终究不一样。丘逢甲的“三年此夕无月光,明月多应在故乡。”也十分惆怅难耐。不论什么节日,都有怀乡思人的篇章在喜庆祥和的氛围里挥一笔清冷的色调。

元宵节一定要吃的食品,在北方是元宵,于南方则是汤圆。“桂花香馅裹胡桃,江米如珠井水淘。见说马家滴粉好,试灯风里卖元宵。”这里说的是元宵。而牧溪的“白糯三捶粉已粘,赤豆如沙和蜜甜。眼见陶缸米已馨,孤灯一去夜不还。”讲的是江南人喜爱的汤圆。

元宵夜团圆时,不妨采一句唐诗,撷半阙宋词,在墨香古韵中,将这趣味盎然的佳节尽情地欢闹一番!

一夜龙灯舞

文/刘峰



一年一年,走在先人们走过的舞龙的路上,感觉将一古老的仪式传承在手,是一种无上的荣光!一代一代,在人们的心中,龙具有呼风唤雨、消灾除疫的功能,寓意风调雨顺,国泰民安,平安吉祥,五谷丰登。舞龙,是对生命力量的展示,是对古老图腾的崇拜,是对红火日子的寄托,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!

“有灯无月不娱人,有月无灯不算春。春到人间人似玉,灯烧月下月如银。”不觉到了黄昏,通体闪亮的“龙”,舞动在万紫千红,舞动在如梦似幻,舞动在火树银花不夜天,让人感觉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、炎黄子孙的无穷智慧、龙的传人的生生不息。有了这般的龙马精神,有了这般的薪火相传,世界必定因我们更加精彩,未来必定因我们更加绚丽!

再瞧周老伯,他带着徒弟挤在人潮里,凝望自己亲手扎的“龙”在一群后生们手里激情而舞,两眼饱含深情的泪水。

令人感到惊讶的是,一年一年的舞龙,吸引了不少粉丝。总有几个矫健的后生,被年轻的女性相中,“人约黄昏后,月上柳梢头”,牵手一起,结为伉俪,传为一段佳话。

——舞吧,舞吧,今夜注定无眠,在元宵佳节纵情狂欢,古老的基因总要来一次鲜活的舞蹈,年轻的生命总要来一次激情的迸发!然后,在东方破晓时分,情依依,欣欣然,抖抖擞擞,从从容容,迈入新春,踏上新的征程……

村庄的过客

文/范大悦



怎么接话,说不回来也好,免得折腾,还待不了几天,你不舒服,觉得吃葡萄还说葡萄酸,骂几句孩子不孝顺的话,你听着还是不舒服,说自家孩子不好,总觉得怪怪的。虽说这样,大家见了面还是会问,年的味道就是在你一言我一语的问候中,升腾了起来。

同样是噤声啞啦,除夕夜听起来特别喜庆,热闹,现在就感觉有点孤独,甚至是有冷清的。

羊肠小道上的车子少了,溜达的人却多了。还是过年的时候那套衣裳,蹭了油也都不洗,好像这样就能让人看出来这年过得如何如何。其实大家都明白,这是孩子刚走,心里闹着呢,要不然谁有工夫出来溜达。这会大家也都不问了,也都不往伤口撒盐了,似乎是达成了一种默契。

点燃了鞭炮,父亲非要看完,我先上了桌。他没说话,我也没说话。临行时,父亲帮我整理了一下身后的背包,告诉我出门在外别苦了自己。他想问我什么时候能再回来,但话没出口。他知道,我和那些背井离乡的同村人一样,再回来恐怕又是一年。

我没敢回头,一口气走出好远。村庄被我甩在身后,但好像又与我如影随形。耳畔又传来了鞭炮声,旋即又是一片寂静……